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同治二年癸亥八月己亥福州將軍耆齡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署通商大臣李鴻章據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申稱現在臺灣稅務由地方官辦理一年收銀四五萬兩以洋藥而言淡水雞籠臺灣府打狗港四處每年進口至少有五六千箱即可徵稅或十五萬兩或十八萬兩如外國人作稅務司辦理臺灣新關每年足可收銀三十萬兩實是中國大有利益請以雞籠口作淡水子口打狗港作臺灣府子口緣雞籠與淡水相連打狗與臺灣府相連照此辦

理。祇須稅務司一名。即可辦理四口稅物。按月經費亦不必多。或一千兩。或一千二百兩。即可敷用。而一年所收稅銀。可以三十萬兩之多。請移咨福州將軍。即照稅務司章程。轉飭派往臺灣之副稅務司。速往臺灣遵照辦理等情。察覈所請。擬於通商條款。及善後條約內所載。凡有嚴防偷漏。應由中國設法辦理。及各關現徵子口稅之法。尚相符合。與另請添設口岸有聞。查雞籠口。打狗港二處。既經署理通商大臣體察情形。可以作為臺灣淡水子口。設立稅務司。徵收洋稅。自應准如所議辦理。惟子口稅銀。向祇徵收半稅。今查雞籠打狗二口。既須收洋商進出口正稅。

並收復進口半稅。則打狗一港。可作臺灣之外口。雞籠一  
港。可作淡水之外口。所收稅銀。仍歸臺灣淡水造報。行丈  
查照。如果於稅課有益。別無窒礙。卽妥議一切經費章程。  
會同奏明開辦等因。臣等伏查臺灣一郡。自南至北。延袤  
千有餘里。港口紛歧。現止淹尾一處。設關開徵。稽察巡查。  
本難周密。該稅司請以雞籠為淡水外口。打狗港為臺灣  
府外口。設立副稅司一名。專管四口稅務。布置較前周密。  
足杜洋商偷漏之弊。每年如可增銀三十萬兩。於稅課自  
有裨益。所有該稅司酌議章程。有無格礙。業經飛錄臺灣  
道府體察情形。速籌詳辦。第重洋遠隔。風汎靡常。若俟議

覆到日。再行具奏。開徵未免耽延時日。臣等再四熟籌。先會劄該稅務司派副稅司前往添設各口。妥為試辦。遵照通商則例章程。徵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收復進口半稅。一面飭飭臺灣道府暨通商委員督同籌辦。應否另行派員分駐添設各口。由該道府等叢議詳覆辦理。至臺灣口稅務司薪水經費。業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定。每月給銀二千兩。辦公自屬裕如。其臺灣通商委員另派各口員役公食。亦責成該道府叢定確數。按月支發。據實報銷。各口徵收稅銀細數。由該稅務司隨時報明。通商委員開摺通報。並將收存銀兩。按月解交閩海關庫。以備撥充京場。

各餉至辦理詳細章程俟該道府等詳覆到日另行奏咨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留辦金陵軍務浙江巡撫曾國荃奏臣竊聞西洋輪船自興造以來至今不過百數十年。制度精巧。用水火之力。奔騰鼓蕩。日行千餘里。從印度至粵。不過數日。各國賴以覘貨物之盈虛。探兵事之利鈍。雖渺隔重洋。無不旬日周知。惟其聞見最速。諸事皆得先為之備。故其獲利尤溥。西人兵力財賦。橫絕一時。實由於此。其兵船製造尤堅。首尾皆銳。裹以厚鐵。戰鬪折衝。其行如飛。他船不能與之爭疾。兵交之際。鼓其火刀。直衝無前。所當之處。無堅不破。沿

海盜艘廣艇船自鱉壳之流往往畏之如虎。洵海中第一利器也。臣見泰西所刊記事之書云。俄國本在陸地。惟南境濱臨黑海。昔年以無輪船之故。口岸要隘多為英法各國占據。其先汗有名比達者。幼而英武。憤敵之偏恩。所以禁之。當其為太子時。微服至法國船廠。傭工數載。盡得其訣。歸則仿而為之。巧與相侔。此俄國輪船之始也。厥後國勢日強。南向以爭黑海。與各國連兵。至今未息。歐洲莫不憚其強盛。觀其深心大力。有志竟成。收效之速。有如此者。今當海氛甫靖之際。儻能鼓勵中華才力聰明之士。用心衛慮。師外國之長技。即可以制他寇之患。陵安見彼輪。

船之切於時用。不資我中國因利乘便之政乎。如或謂中外和好。交誼正篤。不可先存機心。以啓猜嫌。言之惶悚似亦可聽。然而患患豫防。興起良法。乃經國之大猷。何可一日忽也。但制作之方。機械之繁。非資之歲月。先精駕馭之法。無以窮其底蘊。查前年

廷旨購辦輪船七號。不惜鉅資。幸而有成。聞皆將到海口矣。惟近見總理衙門與洋人奧士李泰國商定。往復除輪船費價百萬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糧七萬餘兩。每年大率不下百萬兩。俱於海關支扣。竊計

國家帑藏空虛。倏而歲增鉅款。度支將益不給。當始議購買

之時原以用中國人加可以指麾自如且其時長江便塞  
正欲借此利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洑洲仰仗  
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然長江水  
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一經合圍定可剋期埽蕩  
臣竊見輪船經過長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趨避不及時有  
膠淺之虞蓋江路窄狹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譬猶  
健兒持長矛於短巷之中左右前後必多窒礙其勢使之  
然也平時一縱直行猶且如此臨陣之際何能盤旋往復  
盡其所長是吠江之用輪船非特勢力少遜究亦有術窮  
之時今令其入江實有不藉彼戰攻之力若頓諸海口則

又安閒而無所事事。且各船皆洋人為政。未必肯受華官之約束。我中國卽欲講求利器。無從得其端倪。歷久之後。歲費百萬。深恐財盡力殫。有廢然自返之一日。徒使

廊廟遠猷。不能收經久之效驗。甚足惜耳。臣伏查沿海各省。如蘇浙閩粵。皆有額設水師。其將領弁兵數萬人。歲費兵餉。及修船軍火之貨。數百萬兩。閩粵省兵伍最虛。而船製頗堅。閩省兵數較充。而船製甚脆。至於江浙二省。又不如閩粵遠矣。加以紀律不明。約束不密。曩時頗在各海口販運違禁之物。道光十九年海疆初次有事。守禦諸軍交縱而潰。迨和議既成。大吏因循。亦未整頓。年復一年。廢弛彌甚。遇

有應行出海會哨之事。靡不視為具文。以致洋面盜風所  
在充斥。其不可恃。由來久矣。查咸豐年間江浙二省辦理  
海運。實由商人各自捐資雇募外國輪船。保護往來。得以  
晏然無恐。各商人自計。犒勞之費。所費無幾。而行李遂無  
戒心。故中情甚頗。卽洋人新聞紙中。亦恒云。洋面盜賊中  
國若能設立輪船。專司緝捕。外國亦當助力等語。並有見  
諸和約者。此時各國盟誓已堅。海島無事。所資兵力。不過  
捕盜而已。為今之計。若酌裁沿海額設水師之經費。以養  
新購之輪船。則

國家不至多糜餉項。而其事亦經久可行。若改初議。入江新

購之輪船移而巡海洋之盜賊則中西藉以水陸陸商  
情亦因之尤懶。如其專任輪船出洋巡緝南至二粵北至  
盛京內外洋面分途邇哨為益甚多。至於的量裁減沿海水  
師儘可分別辦理。查蘇浙二省兵力最疲。自宜概行裁撤。  
其閩粵二省或酌留十之三四或留十之五六應責成該  
省督撫因地制宜相機辦理。大率不外先叢兵伍虛數就  
目下實有之人加以淘汰務使可收實用。一俟裁減妥善。  
整頓齊全。每年節省之款不下一二百萬便可充輪船之  
餉而有餘。一轉移間兩善俱備。目下之費不患不克。將來  
亦不至難乎為繼。如此辦法海口以內水師之軍政政觀。

海門以外輪船之巡緝益加相輔而行則巨洋盜風可期  
弭戢。海外各國商人聞中國移此船為捕盜之用無不歎  
欣鼓舞相與有成。此中外兩利之道也。至若變化之術所  
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僅能商定此項輪船皆由中國官  
員主持然後選心計明白久於行陣之人為該船將領並  
延攬智能巧思之士以充幕僚將弁悉心請求得其駕馭  
攻戰之法更於粵東江蘇海口設立船廠令中國工匠學  
習整修輪船之事以期盡通巧妙。七船兵士亦准逐漸換  
補中國之人庶幾此項利器乃可云中國所有耳。目錄見  
輪船入江無用武之地而沿海水師頗廢已甚二項經費

極鉅。應籌經久之良謨。用敢瀆陳管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主採擇。惟事關軍政大體。變通辦理。亦非易易。且閩粵蘇浙情  
形各有不同。其應如何辦法。應請

飭下沿海各督撫熟籌復奏。以期有利無弊。出自

聖裁。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

壬寅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同治二年七月

二十四日奉

上諭。兵部左侍郎駐紮天津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著作為全  
權大臣。辦理荷蘭國通商條約事務欽此。同日承准議政王軍

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崇厚奏何蘭國遣使來津請立通商條約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當卽備具照會。訂該使於七月二十八日在公所公開上諭。並委派天津府知府費學曾候補知府周家勳與隨該使前來能通中國文字語言之譯譯官凱士商論。當據凱士面稱此次該使特來天津議立條約。擬照英法各國條款辦理。以示一體優待之意。當答以凡在通商章程內兩國取利防損之處。均可斟酌允准。惟不能照英法各國分列數十款之多。祇須得其大意。包括一切立有數款。即可完竣等語。詎意該編譯官訂期先與委員等面晤。據稱現在擬

送條約案本係按照英法各國及參用續立之布西丹國等條約章程分別各款請為商酌會議該委員等即特定前說仍答以現在各口通商均有定章無庸多列條款祇須將大意敘明若開列多款難以允准再三切屬該繙譯官允以從簡開送嗣據凱士前來呈出所擬條約十九款並云此次所列各款較他國刪去三分之二格外從簡再不能則減短少當告以所列之款雖較他國減少而大意並無稍異和國既定十九款我處仍當酌量併歸祇須簡明了當不在款目多寡並將該國所擬各款內繁要關鍵當面逐款指駁如前往京師南京通商並內地傳教減稅

以和文為正義。暨在京互換條約各節先行刪改。彼此各執意見。辯論一番去後。當將該使所開條款。照錄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查照。一面逐款詳加參覆。內特可以節刪。及應行添敘之款。再四酌改。旋准總理衙門函。覆開示繫要各節。一併參酌。分別十六款。卽令委員送交閱看。旋據該使訂期。率同凱士前來面議。內有不肯應允之處。堅執不下。復經當面逐款商議。或婉言開導。或侃諭駁斥。塗改數次。該署使不通漢文。但覺詞氣快。而凱士巧黠異常。每挾布西各國條約力爭。哓漬不休。故竊思從來事涉外國。無不費盡脣舌。洋人素性巧詐。如拒之太峻。

則債事。許之過輕。又恐意存奢望。遂令委員等從旁與覈。  
士再四曉喻。以作騰那。令其就我範圍。嗣後往來傳述。逐  
款斟酌。損益彙經數易。始將繁要各節。刪改無遺。大致尚  
無出入。仍將擬定條款。鈔呈總理衙門覆覈。一面復與該  
使議定。至通商稅則章程。議明均照各國按例輸稅辦理。  
一字不改。此次止立條約。不復再議稅則。並言明彼此均  
不繕寫。亦不互換。所請減稅一節。暗中消弭。已作罷論。惟  
恐其再有反覆。因於所定十六款外。另立一款。議明各國  
稅則。屬重修年分。該國亦准一體辦理。並另給照會。言明  
將來重修稅則時。亦應按照價值。秉公增減。俾將來不致

有所藉。茲將議定條約繕具漢文和文各二本。悉心較對無訛。已於本月二十四日。於與該使臣大何喜平同隨員等在公所公同互相畫押。並由<sub>於</sub>益用通商大臣關防。卷大何文亦鈐圖記立約事宜。一律完竣。除將應給該國條約一本。當交卷大何文遞回荷蘭國。俟換約屆期再行辦理外。謹將留存一本。封送軍機處。恭呈。

御覽。

御批。依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荷蘭國照會

為照會事。昨與貴大臣面議。就國利緩一欵。據稱稅則已

定不可更易。竊思貴大臣乃

大皇帝欽派全權便宜行事大臣便可裁正改妥。况天下惟公與  
正。乃可服人。若以羽緞之價值。按百兩徵收五兩之章程。  
計之殊多不符。未知貴大臣果能折中改正乎。如其不能。  
本大臣自應別圖計議。為此照會。

給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緞一款。稅則等。據  
此本大臣查貴國所產羽緞。前經咸豐八年所定通商稅  
則。載明納稅章程。迄今數載。通行各海關照例收納。並無  
一字更易。卽奉西立約各國。亦從無議改稅則明文。並查

現在中外商人貿易。此項羽綬價值。實較英國羽紗增至一倍有餘。人所共知。斷不能酌減毫釐。本大臣奉命與貴大臣議立通商條款。止能秉公商酌條約。若向來通行稅則。以重改輕。本大臣斷難允准。理合明晰照覆。卽希查照。是幸。

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綬稅則。以重改輕。斷難允准。據此本大臣細查羽綬價值。較之羽紗僅貴些許。確無加至一倍之數。固中外所共知。乃價僅稍貴。而稅則倍徵。實於和國商人甚有窒礙。今貴大臣既稱向來稅則

以重改輕。斷難允准。奉大臣亦應權宜曲從。別作計議。現  
查各國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未有另款一條。內載兩國貨  
物或土產或工藝一時不同。而價值有低昂之殊。其稅則  
有增減之別。每十年較定一次等情。既有此另款明文。則  
羽絨一項。卽遲至數年修改。未為不可。為此仰祈責大臣  
亦於各國較定之日。一例秉公酌減改正。以彰平允。實為  
至幸。理合備文照覆。卽希查照。

給荷蘭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據貴大臣照會。內開羽絨一項。於各國較定  
之日。一例秉公酌減改正等因。據此本大臣查各國通商

章程所載另款。並非專指一項貨物而言。今貴國欲立另款。亦可權宜辦理。惟羽緘現在價值。實較羽紗昂貴。將來重修稅則時。兩國亦應按照價值。秉公增減。並不能專論羽緘一貨。現在擬為另立一款。彼此約定可也。為此照會。九月丁未。科布多參贊大臣廣鳳。幫辦大臣奎昌奏。竊於本年七月十二日。據霍呢邁拉扈卡倫侍衛忠寅等稟報。於六月間。有六十餘名俄人。越進科爾沁河地方。侍衛忠寧協辦台吉博羅車林。帶領本管四卡台吉章京兵丁。前往驅逐。據俄人頭目阿里桑達爾言稱。我等遵奉我們查幹罕國大老爺委令前來。自齊桑淖爾起。至科爾沁等處。

地方用鐵繩丈量堆立鄂博不能旋回等語。奴才等差派筆  
帖式祿福帶領綠營兵前往會同忠宣向該俄人等以善  
言理論驅逐出境。七月二十八日據忠宣等呈報越進之  
俄人等已於七月十三日逐出境外八月初二日據委員  
祿福稟稱俄人全行出境。往科爾沁河海留圖等處復行  
查探並無俄人亦無堆立鄂博情事。總管四卡侍衛忠宣  
協辦台吉齊密特及專管各卡台吉等出具境內並無俄  
人甘結。祿福隨卽旋回。查俄人此次之來雖未騷擾據我  
卡官兵以理驅逐出境。該俄人詭譎多端難保不復再來。  
經奴才等復嚴飭守卡弁兵不時瞭望嚴加防範不可疏懈。

儂俄人再來。仍須善言理論。逐出境外。斷不可致滋事端。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嗣後各卡倫情形。仍著廣鳳。金昌。  
飭令該侍衛等嚴加防範。如有續來俄人。仍當理阻。不容強踞。  
一面知會明誼。明繕安為辦理。

廣鳳。金昌。奏。查前次俄人帶兵越入開齊。捉人搶物。雖  
旋經放回。其意多近尋釁。是以奴才等已於五月間檄飭杜  
爾伯特兩翼盟長副將軍暨阿勒台烏梁海兩翼散秩大  
臣等。令其各暗備官兵。在於各該旗隨時操演。自衛藩籬。  
仍令其聽候調遣等。因劄飭在案。茲於七月二十七日接  
奉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內開該夷前越科布多開齊提人搶物等因欽此伏惟科布  
多換防官兵共二百四十餘名除屯田官兵現在農忙看  
守倉庫兵丁不克分身外其餘兵僅百餘名自咸豐四年  
間經前任烏里雅蘇台將軍奕興奏明停演槍礮祇演騎  
射今已數載槍操未免生疏奴才等公同商酌暫將庫內舊  
存鳥槍長矛揀出一百桿派官弁教習管練將庫中舊存  
火藥按期發數放給兵丁排演隊伍以備不虞再查烏里  
雅蘇台現時操演蒙古兵二千名儻科布多遇有緩急即  
可循某傳調此項兵丁來赴科布多堵禦

御批知道了著卽督率官兵勤加操演不准徒託空言有名無實

戊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欽奉寄

諭飭令中國員弁學習洋人製造各項大器之法。須得其密傳能利攻勦以為自強之計等因欽此。遵卽在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習軍器者仿照製辦並令參將韓殿甲督率中國工匠盡心學習現製開花礮彈自來火等件粗具規模惟須精益求精並添派好學深思之大員會同講求必期得其密傳推廣盡利查有同知銜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學識深醇留心西人祕巧前經督臣曾國藩奏派赴粵辦理釐務臣於本年正月間卽咨調該員來滬專辦製造事宜迭准晏端書咨會以高州軍情喫緊奏請將丁日昌暫留提

督崑壽軍營。籌度攻勦。督辦火器。臣又節次咨劄交催去後。茲據丁日昌來奏。在粵先後鑄造大小硼礮三十六尊。大小硼礮子二十餘顆。均已將螺絲引藥配好。足數應用。各兵弁逐日練習。施放得法。可期制勝等語。是該員委辦粵省火器業經竣事。而江蘇正在進攻省城。所需軍火。刻不容緩。晏端書原咨本有暫留二三月。再令赴滬之語。相應請旨飭下廣東督撫臣。速令丁日昌起程來滬。督匠造。實於軍需。

有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上海學習洋人火器。現製開花

破自來火等件。粗具規模。必須好學深思之文員。會同講求。始可推行盡利。查有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在廣東辦理釐務。前經該撫屢次咨調。吳端書以該員在高州軍營督辦火器。請暫留二三月。現聞該員所辦火器。業已告竣。請飭催赴滬等語。上海官軍刻下進攻蘇州。偏城而壘。正形得手。所需軍火尤屬刻不容緩。著毛鴻賓晏端書。郭嵩壽。連卽飭令丁日昌趕緊起程。赴滬督匠趕造。以資攻剿。

辛亥。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奏。法國練兵案內。前由廣州將軍撥出旗官二員。旗兵一百名。送交會同教練。業經附片奏明在案。嗣據法國領事李添嘉申

陳請添撥旗兵前往教習等情。當復咨商署廣州將軍臣  
庫克吉泰陸續撥出旗官旗兵先後共計官六員兵三百  
名送交法國領事與法國派來弁兵一同訓練仍飭前委  
協領全濟總統管帶隨時稽查鈐束所需口糧經費由軍  
需總局按照定章収實支給。

御批該衙門知道。

晏端書人奏咸豐八年間前督臣黃宗漢因廣東軍需喫  
緊勸令紳富捐貲助餉時有紳士候選道伍崇耀籌借銀  
三十二萬兩交軍需總局充支軍餉由粵海關發給印票。  
議定本銀一兩每月息銀六釐以半年為期由嗣稅項下

撥還嗣因逾期未給經前督臣勞崇光於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附片奏明欽奉

上諭著俟粵海關稅續行徵有成欽陸續給還以符原議等因欽此欽蓮在案連年關庫因扣交外國銀項過鉅致提解京餉及撥支要需入不敷出是以前項借款尚未給還上年十一月勞崇光將交卸時有美國領事裨理申稱伍崇曜前向伊國旗昌行等借銀三十二萬兩積算息銀甚鉅請自同治二年正月起將本息按月清還臣接着督篆後復據該領事申陳前情查此項係黃宗漢原令伍崇曜籌借其如何展轉措辦自應仍由伍崇曜分別清理當經勞崇

光暨臣先後咨請粵海關監督臣蘇清僅令伍崇曜妥籌  
議覆去後節准毓清來咨據伍崇曜稱現向領事辦理再  
三商酌議將本息銀兩自同治二年八月起統於關稅項  
下一併分月按票陸續歸還等語查原議半年為期息銀  
有限今扣至同治六年三月清款計恩九年之久共需息  
銀十五萬餘兩統於關稅撥還為數較多咨請奏明辦理  
前未臣查此案借款歷年既久本息併計積成鉅額若再  
不及早撥還則息銀日益增多更無底止應否仍俟粵海  
關稅徵有成數陸續給還以符原議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

御批該衙門議奏

丁巳。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竊。景綸欽奉上諭。常清奏。俄人聞卡。帶兵堵擋一擋等因欽此。伏思俄人桀驁。性成驕盈。嘗試本年春間。俄官馳抵黑河口。向佐領吉敏。圖述。稱西五月間。伊國人船欲赴三姓貿易。經該員理阻。不聽。搖首而返。雖有俄官西拉米起在烏蘇里口。捨去賊犯二名等情。曾經奏奉。

諭。旨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該國住京公使理諭。令其轉行固畢爾那托爾。將逃犯送交中國。仍著景綸等斟酌機宜。設法防範。並令富尼揚阿備文催索等因欽此。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咨到俄文。當卽飛咨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派員轉送  
去後。並據咨報連飭卡官佐領春福屢向俄官吉成料理  
論。催索二犯。詎該首一味支塘。維時春福又獲賊犯趙振  
鳴。闖添破劍佃。鞍霍剝城四名。於五月十五日點交委員  
佐領富尼雅罕。船載起解。不意吉成科復將此四犯連  
刀矛羸馬一併搶去。該佐領等立向剖辯。吉成科直言三  
姓素不與交易。不能將犯給還。俄國已與瓊瑈通商。應俟  
廟兒大官輪船駛至。同去瓊瑈。再為交給。語畢徑去。嗣有  
俄官吉勒古乘駕輪船駛抵伯哩。據稱奉廟兒大官指派。  
將案犯解赴瓊瑈。富尼雅罕卽帶同兵役。尾隨前往等因。

續准黑龍江將軍衙門咨照。富尼雅罕先同俄官往見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推諉不管。富尼雅罕隨卽謁見黑龍江副都統嗣保。厯訴前情。經該副都統邊派協領諾們德勒赫爾會同富尼雅罕復向布首理論至再。該首仍言不干伊事。並催令吉勒古達將案犯原船解回烏蘇里交還中國等語。富尼雅罕卽令隨差兵役三名。督就俄國船看守案犯。富尼雅罕進城請旨之際。詎俄人開船先行。經副都統嗣保飭令富尼雅罕隨同璣輝派赴黑河口守卡員弁。來船旋回等情。當卽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在案。茲准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轉據佐領富尼雅罕報稱。該

員於七月十六日奉劄馳往接代烏里卡倫事務。旋於二十四日吉成科授枷。述稱伊奉圖畢爾那托爾明丈令將匪犯徐冰等六名連器械一併交還中國等語。富尼雅罕隨以好言撫慰如數查收立將匪犯徐冰准得帽趙振鳴開添碌劉佃華霍剴城等六名連器械點交佐領春福管解於八月二十日押回姓城等因飛報前來督查俄人現雖遵文將犯交還第其垂涎松江之心終難禁絕且該國既敢與西域構釁則東邊保無乘虛生端互應標連諭旨未雨綢繆不動聲色密為防範。查吉林省額兵一萬一百五名大半徵調遠出而西丹亦屬寥寥每遇甲兵挾出幾

至挑補之人。曾經奏明在案。是增兵一節。無可籌辦。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吉林為根本重地。刻當操防喫緊之際。在在需人。請嗣後各路軍營。免其徵調。俾得以督飭內外各城副都統。協領等官。力求整頓。勤加訓練。務期技藝精熟。以備緩急。並密飭各卡員弁。常川巡察。以防詭謀。仍宜密約山內可靠民夫。幫同捍衛。庶幾聲息相通。藉助兵力。方為安善。

御批覽奏均悉。該衙門知道。

庚申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奏。竊查前因籌防俄羅斯越境窺邊。互相出探。設有該俄人前來。若執意不退。諭

令各卡倫侍衛呈報附近大臣酌量重輕或親身前往或派員前往相機辦理等因具奏於七月三十日奉到上諭著照所議實力辦理其唐努烏梁海地廣人雜尤當妥為防范等因欽此奴才除將

諭旨飛咨科布多庫倫兩城大臣轉飭各屬外並密劄各卡倫侍衛務須實力奉行至烏梁海地廣人雜一時難以周防奴才原擬派蒙古貝子察克都爾扎勒親往本管烏梁海暫行駐紮會同各總管等妥為辦理不意該貝子腰疾復發不能乘騎劄飭該貝子派親信妥員迅速前往會同辦理外現查有駐管烏梁海庫布蘇庫勒淖爾協理台吉貢濟勒

多爾濟。劉飭密為偵探。烏梁海有無與俄人勾結情事。  
北路半多兵少。現在經費支絀。本年冬季應放各項官兵  
鹽菜。尚無款項可籌。雖有備調蒙古兵二千名。一經調遣。  
需用浩繁。無從籌畫。惟有先行激勵滿漢兩營。使其人人  
奮勇。擇平素勇健稍知時勢者數員。憲

恩給予虛銜。僅有俄人前來。或派令前往。或隨同督前往。或留守  
城垣。該員等自必感

恩報效。庶不致臨時不前。如至萬不得已之時。先行剏調備操蒙  
古官兵。以助聲勢。再為奏請酌調各路官兵糧餉。以備迎  
擊。總期目前不致糜費。臨時不誤事機。方於防邊籌餉。兩

有裨益。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麟興奏。偵探俄人並防範烏梁海等處辦理情形一摺。俄人在伊犁卡外屢次撲犯官兵營盤。均經我兵擊退獲勝。烏里雅蘇台地處北邊。自應一律嚴防。麟興現飭坐卡侍衛實力偵探務當督令該員等隨時留心訪察俄人動靜。豫行呈報。以期有備無患。毋得視為具文。所派偵探烏梁海之協理台吉貢濟勒多爾濟著麟興飭令慎密查訪。有無與俄人勾結情事。迅速呈報。務須處以鎮靜。妥為駕馭。不可稍涉張皇。前起分界一事。總以早行了結為宜。疊經諭令明誼等。今真行文知照。西悉畢。准照該使臣議算定議分界約期會勘。該國

接奉明誼等知照後。諒可不至藉端尋釁。著麟興隨時諮詢明  
誼。明緒酌度情形。相機辦理。所有烏城防守。及沿邊卡外偵探  
各事宜。仍須嚴密籌備。勿稍疏懈。

壬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前因勘分西界  
事宜未定。而俄人邊界尋釁日甚。一日馴至彼。此間跋轅  
擊。即經疊次照會該國公使。並面為詰責。旋據復稱實。因  
邊界未定。派兵彈壓。委無自恃之意。臣等覈其言詞。尚為  
避順。因請准照該分界使臣議單辦理。俾不致另生枝節。  
疊將籌辦各情。於七月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先後奏明在  
案。一面按照伊犁將軍常清文稱。俄人向卡開礮。揚言索

倫營沙岡迤外地方係屬用銀買換等情詰以此等議論從何而來並將常清續報我兵堵禦所獲撲營俄人三名善為看待並曉諭貿易圈俄商不必驚疑仍當時加保護乃俄商不聽全數逃走祇留一人看守各等因疊次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格凌喀去後旋據照獲將尋釁情事謬為中國官兵之過而於用銀換地一層輒以其語毫無實在不足為重登覆正在覈奏聞於九月初八日復據該公使照會稱伊犁領事官廓羅托惟精因伊犁城內外俱有造犯意在撲圍搶殺該處官員不為保護偏令領事官於晚間騎馬逃走所帶關防官銀文件全行落河請設法令領

事官回任。一面將該官刁難情形查明辦理等語。臣等查該公使所稱領事官逃走一節顯係因該處有彼此爭鬭之東心懷疑懼。因而來夜逃走。迨至中途失落關防銀件。又慮回見該國上司無詞可措。故捏追偽各情。以文其私逃之過。而格凌喀呈遞照會。述其被偽之情。譏罪中國官員。即為該國領事官出脫。揣其用意。一似分界章程既定。該領事官勢在必回。但無端自去。無端自來。又覺面目難堪。是以諱請設法令其回任。以便帆隨湘轉。即可自占地步。臣等查伊犁續報彼此接仗情形。計其日月。總在京都議明照准分界。而住京公使丈書未到。西患畢爾以前。至

伊犁既經設有貿易圈。自不可無領事官在彼彈壓。該公使請設法令伊回任。無所用其駁斥。祇以該國領事之去留。本與中國無涉。誠恐遽行允其招回。又或藉口逞力。謂若非曲在中國。何以中國肯為招令回任。因於照復內先將該領事心懷疑懼。並捏造刁難各節。層層揭破。然後允其行文轉飭領事官回任。仍飭該處官員照常保護。不准騷擾。並聲明此業孰是孰非。俟將來查明叢辨等語。以破其狡詐之謀。一面咨行常清驛行西悉畢爾總督飭令該領事回任供職。並加信函屬令妥為辦理。用全大局。

御批依議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本王大臣與貴大臣面議。於七月二十七日照會貴大臣在案。旋於七月二十八日。准貴大臣以業經行知本國復派分界大臣前往。按照辦理等因。照覆前來。本王大臣據此亦於七月二十九日鈔錄彼此來往照會。備文行知分界大臣將軍明等。查照辦理。並咨行明大臣等。接到此文後。即照會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定期會勘矣。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屢次面為議定。並彼

此照會商議明白。各行知分界大臣照辦在案。自應共為遵守。不得再有異議。查會議之時。本衙門以兩國未經分界之先。無論該地方日後應歸何國管屬。目前總不應先行帶兵前來。方與和約相符。貴大臣亦以為然。於前月二十八日照會內。有派兵前來。並無他意。因恐該人民滋事。用以彈壓等語。本衙門以此說尚屬近理。是以絕無游移。將兩國分界大臣會議二事未能辦結之事。即於數日內立刻定局。不意突接伊犁將軍來文。據稱四月二十六七等日。倏有俄兵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卡倫口出不遜。並用大砲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破擊打。且揚言奉

本國之諭。自索倫營沙岡起迤外地方。是我們用銀子換的。若不給我。用破攻取云云。似此聞卡開破。委係有意尋釁。本衙門既與貴大臣議明定局。自必仍照所議辦理。但不知貴國究竟是何意見。至地方係用銀換一語。尤堪詫異。且云奉貴國之諭。不知此等議論從何而來。查用銀買換一節。闢繁尤重。不能不向貴大臣明白詢問。卽希貴大臣將俄官因何間破。並用銀換之語。係何所指。務卽迅為切實照覆。幸勿推諉為要。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俄兵連次踏越伊犁卡倫。撲壓索倫營盤。

並開放大礮。及揚言地方係用銀買換情節。照會責大臣在案。茲復據伊犁將軍咨稱。五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鄂爾果珠勒卡倫有俄兵直撲防堵營盤。施放槍礮。經總管德格都整隊堵禦。復於六月初九日申刻。博羅胡吉爾卡倫探有俄兵帶哈薩克大隊越嶺前來。我兵堵禦互有受傷。正在嚴諭我帶兵官只准嚴密防守。不准輕出邊界追殺。適據俄營送來回字一紙。係欲將中國先經被擄之兵丁五名。換回接仗時被擄之俄兵三名。當查日前鄂爾果珠勒卡倫整隊堵禦。陣獲摸營俄人三名。卽經交人善為看待。不准欺陵。以示中國仍存和好之意。接信之下。擬卽

差弁交還。忽俄營又排隊來撲。復經接仗等因。並稱前次接仗後。卽曉諭貿易團俄商不必驚疑。並飭官兵時加保護。迺俄商不聽。於夜間全數逃走。只留一人看守圈子。仍飭軍民不得到圈滋擾等因。前來奉王大臣查兩國和好。必須彼此遵約守理。各飭官屬勿得自逞已見。貪利冒功。方能日敦友睦。若一退讓。一逞強勢。必激成釁端。西界之事。前經議定。自應照辦。但貴國邊界官在中國卡倫地方。帶兵前來。首先開駁。自不能置之不論。溯自上年閏八月十一日會議時。貴國博大臣云。如能按約商辦。卽我們送來地圖所畫紅限。亦可不為定論。是明知條約具在公道。

萬難泯沒。必須和平妥商。而臣蘇勒官雜哈勞不聽責國大臣言語。竟從旁大言。如不依我。卽帶兵隊強占。是當會議之時。該臣蘇勒官卽挾逞兵情強之意。迨今年竟果帶兵來各卡倫附近占踞。並搶奪我馬匹。拘禁我兵丁。中國猶不肯以一時小忿。致傷和好。仍復以理開導。不與力爭。不料愈偏愈甚。竟在伊犁撲壓卡倫。開放大礮。我兵不得已始與抵禦。雖經撲壓。尚不肯追襲。是於戰鬪之際。猶存和好之心。中國官可謂始終以禮相待矣。卽貿易圈商人逃去。亦伊自生疑懼。我絕無圖謀之意。不然。恐寥寥數商人。雖欲逃而不能。此理亦可想而知。况從前在塔爾巴哈

台捨奪馬匹。僅送還八匹。拘去卡兵。禁錮五日。如此無理。  
尚不計較。此時設非俄兵先行開破。何至遠爾驅逐。西界  
之不靖。不得謂非貴國邊界官尋釁所致也。且貴國邊界  
官違約之事亦多矣。如東界吉林黑龍江等處。或越界割  
草。或越境墾田。甚至捨奪已獲之益。攔阻巡邊之官。種種  
悖約違理之事。均經照會責大臣在案。現尚有未經照復  
者。有僅以空言照復者。若不切實指出應如何辦理。則本  
王大臣無以飭知疆吏。使有遵循。儻日甚一日。或至激成  
事端。又將謂係中國官員之咎耶。除勘分西界。應仍照前  
議趕緊勘辦外。相應將貴國邊界官違約各事。再行開列。

清單照會貴大臣卽希逐款切實聲覆幸勿推諉為望。

黏鈔清單

同治二年三月間塔爾巴哈台所屬巴克圖卡倫外有俄國頭人帶兵三四百名住紫。

又科布多所屬哈拉塔爾巴哈台卡倫外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有俄兵九十餘名欲行住牧雖經勸阻聲稱四月復來。

以上情形本衙門於五月初七日照會格大臣屬其轉行將兵撤回並連行秉公分界五月十四日接格大臣覆稱俄人所居吹河等處是否合理轉行查覈巴克圖卡外之

事未獲。

又本年三月末。有俄人在科布多所屬昌吉斯台霍尼邁拉扈等卡倫騎馬持械將中國卡倫所有銀物馬匹全行搶掠。經官兵攔阻卽行毆打並將住卡台吉兵等拘去十三名。五日始行放回其銀物馬匹並未交還。

以上情形於本年六月初五日照會格大臣告以去年匪蘇勒雜哈勞有帶兵強占之說顯係雜哈勞從中挑唆令其轉行撤兵速來分界。六月十九日格大臣照覆但論條約往西直至烏蘇繕官錯誤又將常住卡倫分為二類。其歐捨及雜哈勞挑唆各節並未聲覆。

再去年夏間。黑龍江雅克薩對岸。俄人越界私墾地至五  
十餘晌。又在阿奇夏納地方。私墾地四十餘晌。巡河官查  
見。俄人恃其人眾。不聽攔阻。又在呼倫貝爾所屬蒙克西  
里等卡倫地方。越界割草數十堆。至一百七八十堆不等。  
經卡官以中國界內。俄人不應割草。向其辯論。該處瑪爾  
爾布斯結樸的音。反稱河水改流。此地應歸俄屬。似此無  
情無理之言。有礙和好大局。

以上各節。於本年四月十四日給巴大臣照會。四月二十  
二日准照復。稱將前給照會。繙譯俄文。行至東悉畢爾總  
督查明照例嚴辦。至今未結。

今年春間吉林烏蘇里口卡官春福奉飭在赫哲抓吉地方擊獲強盜崔得幅一名。又在圖勒密地方擊獲強盜徐沫一名。解卡訊究詎有俄官西拉米起帶兵持械將二犯搶去。及面見俄官吉成科。按約辦論並不將賊犯按約交出。但稱各稟本國大臣候文辦理。

五月二十六日○將前事照會格大臣。六月初九日准照復。稱將照會繕譯俄文。行至該國必爾那托爾持平辦理。至今罪犯仍未據交還。

又續據吉林將軍咨稱。俄人前搶二犯尚未交出。又將現獲盜犯趙振鳴。閻添祿。劉佃。韓霍。劉城四名。連刀矛羸馬。

一併搶去。往見俄官布色慄。推諉不管。

七月初六日。照會格大臣。至今尚未照覆。

今年四月二十六七等日。俄官連次踏越伊犁博羅胡吉爾卡倫。出口不遜。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礮擊打。且揚言奉本國之諭。自索倫沙圖逃外地方。於是。我用銀買的。若不給我。先用破攻取等語。

八月十一日。照會格大臣。至今尚未照覆。

今年七月間。俄人在黑龍江右岸夾心灘。私墾地畝二百餘垧。聚眾持械。不准平毀。並言該處係兩國公中地址。該頭目布色依。主使俄人備兵攔阻。

八月二十六日照會格大臣尚未照復

俄國照復

為照覆事。來文備悉所有西疆分界事宜。前經面為議定。自應照辦。惟今知兩國正在商辦之間。西疆已有釁端。實屬可惜。本國西懋畢爾總督知博羅胡吉爾卡倫所生事端。當即派委妥員前往查明具報。日前本大臣接到該委員報明總督之文。其事詳細情形如左。本國官瓦爾度。皆帶隊由愛達勒庫莫地方向博羅胡吉爾前往之時。無故突被中國兵圍繞。因想中國兵先有意攔阻該隊前往。後見該隊並無不和之意。當即解退。並不向該隊行敵。管總

隊官喀皮唐郭盧別福。由克什木倫地方。遣派官二員。往  
皮勒福爾音等前赴博羅胡吉爾卡倫。詢問圍繞之故。該  
員至卡倫。卽知瓦爾度音之隊。果未受中國兵行敵之情。  
其後亦有中國官前來找隊會晤。旋經本國官二員。按托  
訥福爾音等。帶護兵十名。復往會晤。已抵博羅胡吉爾河  
左岸。中國官邀請前赴卡倫。及至其處。見有排兵手執弓  
箭。意欲施放。前面有官向兵大言。頗待怒色。忽聞有射箭  
聲音。該官將按托訥福所騎之馬。揪住嚼環。按托訥福用  
腰刀打之。令護兵回立。卽眾兵箭施如雨。追打護兵。內有  
三名墜落溼地。被擊。未已回隊。其餘官兵八名。均已受傷。

按托訥福因傷身故。此係四月二十六日之事。如此失信。擊打之事。似不足中國兵之心耶。於次日瓦爾度晉之隊。欲免相爭。業已起程往瓦什木倫地方。該兵追之。始行向伊闢槍。因此我兵亦放槍礮。又數日之後。管瓦什木倫之隊官見中國官兵。不惟不回原地。反日日前進。是以派出官兵。其官兵行走八里。遇有中國兵。不聽退。同方以力偏其回卡倫地。加本大臣以上所戴。可見伊犁將軍米文。據稱四月二十六七等日。僂有俄兵連次踏越博羅胡吉爾卡倫。並用大礮向卡倫官兵施放。及放火箭。炸礮擊打等情。未必俱係確實。以該將軍所載而論。似本國官兵無故。

先行撲卡倫官兵。乃據本國官稟彼此爭端。實因中國官兵失信。先將本國因約前赴卡倫官兵十二名。用箭擊射。並追至本國兵隊之處。又於次日本國兵隊欲免爭端。竟起退回。中國兵追之。先行放槍。查如是行為在草莽之人。尚覺可恕。而遵化之國。斷難忍受。請貴王大臣飭令將博羅胡吉爾一事。切實查明。將應行獲咎之人。嚴加懲辦。以免復有前項情事。責王大臣如何擬定辦理之處。以及護兵三名。有無下落。卽希見覆。再照會所載有奉本國之諭。自索倫營沙岡起。迤北地方。係俄國用銀換之地等語。查此語本不足為欺。亦不足為重。緣兩國明知其語毫無實

在本大臣定不願本國人敢出此無理之議論。擬咨請西  
準噶爾總督查明確實。惟希貴王大臣若能指係何人之  
言。並覆可也。為此照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西準噶爾總督朱文。內開本年五月二十五  
日。據代辦伊犁領事官廓羅托。惟精臬稱。本國人在博羅  
胡吉爾受害之後。伊犁官諸事才難。不准我照常將公文  
書信發往本國。該城將軍出示曉諭。嚴禁軍民到圍。及賣  
與俄人日用等貨等情。我當時請官會晤。問之何故。該官  
慢答。不與你相干。你不應問我們如此等語。由是明見中

國官不肯以禮交。我亦不能忍受。是欲將國內所有官私產。點入清算。一面備文交中國官。按單查收。一面請給護照。以便回國。該官並不收文。亦不發照。又數日之後。該官忽變其前日慢待之意。乃我復要將公文信件送至本國。該官仍行推辭。並言若派官兵帶信回國。必受索倫人之戕害。此時伊犁城內外。均有聚兵及遣犯。其人均不安分。時行搶奪。所有經過該處貨物。無不被其擄掠。該遣犯等在圍近靠之兩處。起意私窺地道。我已查出。即請官兵夜內周圍巡查。乃官云無兵可派。其時人人俱傳說。遣犯有意撲圍。將俄人搶殺。我不甚信此傳言。又想地方。

官必能免有此事。五月十六日聞得遣犯等於十九日應出城前往他處。十八日一早有人勸我是夜速即縣避他處。因遣犯要走之先必欲摸圖。我當即請官前來。欲知所得之信是否有因。乃該官將我來人尋罵撵出。並不見地方官有意保護。而圈內護兵數人。晝夜防守多日。身力俱竭。無余於晚間。只帶關防官銀緊要文件。與護兵等騎馬逃走。行走四里。忽聽背後多人追趕。我與護兵順伊犁沿河愈發快走。約追有二十餘里之遙。乃未能趕上。只因風雪大作。天氣昏黑。倉猝之間。失去護兵一名。次早騎馬渡伊犁河。萬難之際。所帶關防官銀文件喫食。全行沈落河。

中至第五日之後。始到克克蘇逃走之時。所受飢苦。有不可勝言者也。本大臣查伊犁領事官係本國特派之人。該城官擅敢如此輕視。偏令該官離任逃走。實屬不勝詫異。諒責王大臣亦以為然。必欲設法一面使領事官能即回任。一面將該官刁難情形查明辦理。為此照會。希即見覆可也。

給俄國照復

為照復事。准貴大臣來文。內稱伊犁領事官被中國官逼勒致令離任逃走。欲設法使該領事官能即回任等因。本大臣查該領事所稟各情。與伊犁將軍悉次咨報。及告

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所言各節。迥不相符。雖保非該領事。因該處有彼此爭鬭之事。心懷疑懼。雖屢經派員曉諭。安慰。終不肯聽。遂乘夜私行潛走。迨至中途。失落關防銀件。回見上司。無詞可指。故捏造刁難情形。及被追逼各節。希圖肇聽。以免失落關防等件之咎。設使中國官有意欺陵。想該領事斷不能越卡潛走。且又何必派員眼同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單存案。並時常派人照料保護。其中情由細思自知。至遣犯謠言。姑無論其有無。即果有此語。亦猶貴大臣日昨照會所云用銀買換之言。本不足憑信。况恰克圖部員。因貿易圈內失火。立即帶人往救。其心存

保護。篤念和好。已有實據。豈有將軍大員。反欲威逼一領事之理。其孰是孰非。將來一經面質。必能澈底澄清也。現在貴大臣既欲設法使該領事回任。本王大臣卽行文伊犁將軍轉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告知該領事照舊供職。並飭令該處官員仍照常保護。不准軍民人等騷擾。責大臣亦卽行知貴國西悉畢爾總督飭令該領事迅卽回任。不必疑慮。除將領事官所稱情節。與伊犁將軍咨報不符之處。查明孰是孰非。實在情形覈辨外。相應鈔錄伊犁將軍原文。照復貴大臣查照。

計黏鈔伊犁將軍原文一紙

伊犁將軍寄俄國西恩畢爾咨文

大清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咨大俄國西恩畢爾總督為咨行  
知照事。本年四月間。忽有貴國兵隊數百餘人。在我們卡  
倫附近地方住紮。意頗強橫。經我們人向其詢問。你們人  
並不講理。向我兵施放大砍大箭。實屬有意尋釁。甚非和  
好之道。你們貿易圈之人。自知非禮。亦覺惶恐。本處又慮  
我們人心不平。致生意外之事。我們不但派員曉諭你們  
商人。照常貿易。勿得生疑。並曉諭我們軍民人等。不准在  
貿易圈騷擾。我們軍民俱聽我們教諭。並無欺凌之處。詎  
意責國貿易人等。忽於五月十八日夜間。私行潛走出境。

圈中祇留一人等。情由我們營務處報稱前來。查貴國貿易人等。每過出入卡倫。向報我們營務處得知。我們派員護送。今貴國貿易人等未報文書。私行走出。竟將貿易圈交付一人看守。不知其意何居。我們因念兩國和好。既不以你們兵隊在外逞強。遂遷怒於貿易商人。至你們商人無端潛走之後。我們亦未窮追。其遺留一人。並善為開導。令其安居度日。又經我們處飭派官兵。眼同圈中。現留之人。將所存什物。開具細單。各留一分。以為日後憑據。我們復派人時常照料。我們於和好之道。不為不盡。而逞兵強橫。彙由你們而起。自可概見。惟思貴國夙稱禮義之邦。豈

有非理逞強之舉。或責國大臣並不知情。是你們邊卒私意尋釁。均未可定。應卽行知照責總督查明辦理。為此咨行。

致伊犁將軍常清信函

七月中旬後。臺次接奉大旨。備悉俄人恃強逞橫。及我兵獲勝情形。邇來俄兵動靜何如。不勝惦念。八月十一日。本處復將俄人闢卡放縱。及口出不遜各節。照會格公使。旋接照復。反藉口釁端之啟。實因中國失信。先行放槍。並詢俄兵三名。有無下落。本處查俄人闢卡滋事。壓撲營盤。竟至開砲接仗。其強橫背道。實堪髮指。無如現在兵單餉絀。

陝甘漢回未靖時勢所迫勢難遽與決裂今據大告所報我兵臺獲勝仗及此時力圖轉圜似覺稍易為勿否則兵端一開萬一稍有挫損彼時更覺無從措手即使多方委曲敷衍竣事而

國體所傷實多是以於七月二十九日具奏力陳俄人狡執性情如有詞可執必絲毫不肯讓人當此兵單餉缺之時審時度勢不得不權宜辦理等因奉

旨後當卽備文鈔錄原奏並來往照會知照台前想已聞悉查前項接仗各節計其月日總在都中議明照准分界而格公使丈書未到西患畢爾以前彼既不肯言明我亦未便認

鑄。九月初八日復接該使照會。內稱伊犁領事被中國偏令離任逃走。請設法令其回任等語。本處據其用意似亦深。恐該領事歸訴該國君主。以致該公使辦妥之事。又復功敗垂成。但彼既無端自行回去。無端自行回來。亦覺面目難堪。是以照會本處。設法令其回任。以便帆隨湘轉。即可自占地步。本處察覈邊界情形。兵餉兩端。均未充裕。自不得不統籌全局。以息兵端。該領事本非我所逐去。又何難招令折回。祇恐該使將來藉口反坐。實中國有勒逼之輩。是以給予照會。先揭破該領事捏粟能。令其回任。仍當察其孰是孰非。閣下接到此信後。即可繕給西悉畢爾。

咨文。大旨仍仿照前單。詢其潛行逃走。是何意見。繼告以不必因彼此有爭鬭情事。心懷疑懼。若再來貿易。隨時仍當照常保護。並催其速派人來。以便交付圈內所存什物。免致日久損壞。總不露出前此是我逼迫。今番請其回任。語意是為至要。其照會等件。已另備公文知照。茲不復贅。惟所發照會內。構引原文之處。與尊處咨報。間有參差。係因原文有礙眼語句。恐其挑駁。故本處撮綜大意。代為撰擬。稱作原文。俾伊無可挑剔。閱時不必生疑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國自咸豐十年換約後。英國以英標府第為公所。法國以純堪府第為公所。該二國曾遞臣等

照會。每年各願交租銀一千兩。惟修理各費議明在租銀內扣除。至應扣租銀年限。英國則稱應扣第一第二兩年。法國則稱應扣數年。並未指實年限。均經臣等奏明在案。臣等查該二國所住兩府。現已二年有餘。應扣修理之銀。約可分別扣清。惟該二國公使總未向臣等提及。該二館內現仍不時召工修整。諸多興作。現在該公使等既未提及租銀一層。臣等若與言及。該公使等必將以修理未竣為辭。租銀為數有限。轉形中國較及錙銖。不如示以大方。不與計較。儻嗣後該二國或有與臣等較量之事。即可據以開執其口。或亦為一法也。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咸豐十年冬。聞法國公使來京。懇請照  
約租與公寓。並聲明必須府第一處。臣等當以府第均係  
王公現住。並無閒廢之所。再三與之駁辦。該使堅執不從。  
臣等因其時甫經換約。該使諸多桀驁。且英使於安定門  
未退兵之先。已自行占英機府第。若於法使持之過堅。或  
亦激成強占等弊。因查有東交民巷景崇府第一所。因景  
崇獲答。早經遷徙。其製將之純堪。並未在京。嘗經指與該  
公使議定。將該府第連花園一併租給居住。並附片具奏。

憲

恩飭下內務府查明官房○

賞給純堪一處。以示體恤奉

硃批總管內務府查明具奏欽此嗣准宗人府文稱已據純堪呈報將府第那出惟花園不與公府相連係宗室彥哲私產等語臣等以該公府內花園前派履勘時該府內人並未聲明如果實係彥哲私產卽應飭令彥哲呈出房契並或買或典字據等因行令查復嗣於咸豐十一年三月間准宗人府咨覆以彥哲私產已將契紙二張呈驗並將原契紙咨送臣衙門查覈當經臣等驗明契內所寫房間數目俱屬相符惟以該宗室於查勘時究未聲明且此素有經

奏准未敢率行再瀆。當以礙難辦理咨覆去後。茲復據宗人府咨稱。據彦哲呈稱。景公府西花園一所。實係伊父景輪自置私產。並不與公府相涉。前經將契紙呈驗。並未辦有章程。現住貨房狹小。無處供奉祖先。情殊焦急。懇請趕為辦理等語。臣等查此案該宗室於查勘時。雖未聲明。惟既據呈數契據。實係祖遺私產。且查從前英祿統堪等因住房租給外國。俱蒙

恩賞給官房。以示體恤。今彦哲事同一律。自未便令其向隅合無

仰懇

天恩俯准。查照前次成案。

飭下內務府酌查官房一所。

賞給彥哲以資棲止。

御批著內務府查照辦理。

庚午烏嚕木齊都統平瑞奏竊於六月初二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咨聞以俄人偏近卡倫派員探詢端倪撥兵豫防一措恭錄奏橐咨行前來查該俄人不候議定界址凱帶領兵隊突如其来中藏莫測未便因事在伊犁邊境不豫為防維當經密與提督葉布冲額會商將滿漢兩營軍器逐一檢點所有火藥鉛丸刀械槍礮俱屬整齊完固正在豫備偵探閒六月十二日復准伊犁將軍來咨以俄

羅斯兵隊聞赴卡倫。勢甚猖獗。經官兵堵勦大獲勝仗。深恐復來衝突。將綠營兵挑派一千五百名。配搭軍裝器械。以備咨調應援。並調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穆克登額。速赴伊犁。聽候差委。行令。迅速派員接署。以便交卸。起程等因。隨卽會同業布冲額齊集綠營兵丁一千五百名。配搭軍裝器械。並劄飭鎮迪道竭力豫籌鹽菜口糧。駕隻車輛。聽候咨調。一面轉飭所屬文武員弁。在於該夷出沒大路隘口。及各處卡倫嚴密偵探防範。並密派滿營佐領。穆騰額等。潛赴西北一帶山僻小路。與該夷可通路徑。逐一查明。一體偵探。加意防範。以杜窺伺。其庫爾喀喇烏蘇。

地當西北衝衛。防守尤為緊要。該領隊大臣穆克登額現准咨調必須有大員前往接替方昭慎重。查巴里坤領隊大臣文永曾經出兵打仗熟悉機宜。當經飛咨該大臣迅即馳往庫爾喀喇烏蘇接署領隊大臣篆務以便穆克登額交卸馳赴伊犁。其巴里坤領隊印務查有古城協領色普詩新明白穩練堪以署理亦經飛飭遵照。惟查本城領隊大臣保恒前經欽奏明派赴哈密查辦事件。此外吐魯番領隊大臣扎克當阿古城領隊大臣聯捷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惠慶均未到任。該大臣等自係因道路梗塞不能前來。第現值有事之秋。各處自必須實任大員。方足

以資鎮撫。相應請

旨飭下查明該大臣等現在行抵何處。迅卽設法繞道前來。以重職守。伏思該俄人屢次帶領兵隊來至伊犁邊界。闖越卡倫。意圖恃強侵欺。實屬驕橫無禮。聞之不勝憤懣。幸伊犁將軍常清。相機堵勒。安撫頗合經權。卽督所屬各營兵丁。素稱駍健。器械精良。不難遏其兇鋒。使不敢正視。實無足懼。所可慮者。各處餉需乏絕。平居無事。竭力籌畫支持。已屬萬分竭歷。若再有邊氛。曠日持久。其勢萬不能支。深願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諱到來。將會勘界址事宜。早為議定。免致藉端侵擾。綏靖邊圉。誠為至幸。

御批覽奏均悉。所有豫備官兵聽候咨調。著卽照辦。仍飭所屬認真防範。不得有名無實。文永著准其接着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篆務。扎克當阿等已降旨嚴催。令各赴本任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